

精誠，卻留有餘地。

中國文化重情也愛理

每一個你要對待的人，其實都有著屬於他們自己的歷史和行事風格。愛人並不困難，難在於你所面對的，不是單純一個人而已，還有一堆錯綜複雜，你所難以忍受屬於他的歷史。所謂仁，在於將對方視為物自身，割斷一切他的歷史，純粹將他當一個人看待，於是就不會加入自己的成見。

不忍人之心，不捨物之情，儒家思想精華。

「韓詩外傳」有一則記載：魯定公聽說顏回是孔門大才，有一天，便問顏回：「精不精通御馬的方法？」顏回說：「不能說精通。」魯定公緊接著問：「那你可知東野華精通御馬？」顏回也知道東野華是魯定公的御馬官，但還是直率地說出自己的感受：「我聽說過他精通御馬之術，但尚有不完善之處，過不了多久，他的馬都會跑掉。」過了三日，魯定公正在朝上與卿大夫議政，忽見牧馬人來報：「東野華的馬跑了。」果然被顏回料中。魯定公急忙召見顏回，問道：「你如何能夠預知東野華的馬會跑掉？」顏回說：「從前堯舜善治民，造父善使馬。堯舜不會用盡民力，造父不會用盡馬力，所以虞舜在位無隱士，造父在職無逃遶之馬。現在東野華的御馬，上馬就執轡，嚼環正了就奔馳於道路，歷險行險，馬力盡了，他還只是搜求快馬。馬為六畜之中最有靈性的，所以我們可以教牠臨陣衝鋒，可以使牠負重致遠，可以用牠代步趕路。當牠喉間生了橫骨不能講話，但牠卻也知道報答主人飼養多年。臣見東野華御馬，必使馬四蹄滿汗，力竭聲嘶，馬豈有不逃的道理？鳥急了會亂啄，獸急了會亂攫，人窮了便會使詐。從古至今，沒有那個統治者，窮盡百姓而不會發生危亂的！」

人心精誠超過一切，中國政治哲學。

這段故事應是虛構，但卻闡明中國文化中一種重要政用，但不用盡；人力可用，卻留有餘地。為甚麼：不過是忍、不捨而已。而此「不忍、不捨」卻是一切成功之道！在現代西方，為了達成「理想」目標甚至利益，總應拋棄「現實」，竭盡全力；但在中國，真正值得人竭盡全力的，卻是「現實」人心的開顯，「人心的精誠」超過一切，甚至超過「理想」目標的達成。晉文公在外流浪十九年，回國之前，把用過的破舊之物扔了。他舅舅把他教訓一番，重耳知過，把扔掉的舊物撿了回來，向河神發誓不忘舊日的苦。說完，取白璧投之於河中，曰：「河伯為盟證也。」不忘舊日，是「精誠」，而將白璧投之於河中，也是「精誠」！後代祭神只是儀式，那時的祭神，卻要付出相的代價，比如用玉石敬神，敬完之後玉石是要砸碎的，敬河神要把玉沉入水底，玉很貴重，將貴重的獻出來，而不是擺樣子，方見其誠。

人情即事理，中國文化特色。

周朝的魯國面積並不大，卻出現過兩位聖人。最大的聖人應屬孔子，最早的聖人應屬周公。周公之聖，所以為孔夫子稱頌，其實並不在於他的豐功偉業，而在於他的「精誠」。滅紂之後，政局剛穩定，與周公同為輔臣的召公受人挑撥，與周公產生間隙，周公找到召公，吐露肺腑之言，「推誠

心置入腹中」，兩人和好如初。周公的精誠，還可以從他對神靈的祈禱詞中看出來。有一次，周成王生病，周公祈禱，將責任全歸到自己身上：「周成王年幼無知，不要怪他，冒犯神靈的是我！要懲罰，就懲罰我吧。」這次他願意付出的代價，不是「玉」，而是自己的手指頭。周公每次祈禱都會保守秘密，只把自己祈禱語（冊文）藏在金櫃裡。周公死後，周成王手捧冊文，泣不成聲。中國文化之中，重視人的「情」超過事的「理」，甚至認為「情」便是「理」，而有「情理」這個詞，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特色。

萬竅怒號其名為風

治哲學：馬力可對人與物的不



愛默生曾經說過：「圖書館是一個魔法洞窟，裡面擠滿了死人。但是，若你展開書頁，用心閱讀它的時候，這些死人，就能獲得重生，再度獲得生命。」誠然，你可以將書內文字，當成客觀死板符號的組合，只要憑藉記憶力，就可以將他們背起來炫耀；但你也可以將書內文字，當成與你一樣，有生命可以談心的好友。那麼，在彼此傾心交談中，這些文字也將活了起來，重新獲得靈魂。

同樣，若你也能抱著信徒的虔誠，在各大宗教的經典裡，也能獲得深遠的人性智慧。有一次，有人問蕭伯納說：「『聖經』究竟是不是聖靈的作品？」蕭伯納回答：「我覺得聖靈所寫過的書，不止是『聖經』而已，而是所有的書。」

愛，是一種帶著希望的剛強。

基督教的核心觀念：愛

我們讀聖經的「四福音」的時候，很明顯可以看到，耶穌傳遞福音的主要對象，是社會的邊緣族群。新約對這些社會的邊緣人有著不同的稱呼，其中最為人熟知的，便是「窮人」這個詞（不僅包括宗教層面，也包括經濟層面）。

無法平息海浪，但可以學會衝浪。

佛陀說：我是覺醒的人。

有個故事談到佛陀開悟後不久，在印度流浪，路上遇見幾個人，從他身上發現一些超凡的特質。他們停下來問道，你是神嗎？他回答，不是。那你是先知嗎？他回答，不是。那你是巫師嗎？不是。他們很困惑，最後問道，那你是什麼？他簡單地回答，我是覺醒的人。

擁抱一切，接觸一切，和一切建立關係。

「佛陀」的意思就是「覺醒」，他的所有教導都在談如何覺醒。佛陀時常提醒學生，他教導的目的，不是累積特別的善行和善業，也不是狂喜、洞識或達到極樂，他的教導不過只是學習心的釋放：學習生命在世界中的真正解脫。我們必須承認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就像一艘沒有槳的船一般隨波逐流，我們也學會放下，但我們往往卻是因為不喜歡某件事，才試著放下。其實，這不是放下，而是厭惡。這不過是批評和逃避。因為一個人只有在心智平衡而有慈悲心時，才能真正的放下。佛陀教導我們以新的方式來面對世間各種困難，期切，和

把你的心帶回來一千遍

我們也知道，沒有什麼偉大的藝術是可以速成的，佛陀的覺醒藝術，要求每個人一次又一次，穩定而自覺地返回某個焦點，這需要耐心的過程，像生活一樣的平凡。阿西西的聖法蘭西斯(St. Francis of Assisi, 1181/1182-1226)說：「我們需要的是一杯理解、一杯愛和一整個海洋的耐心。」他又說：

「非常溫柔地把自己帶回此處。即使一整個小時都沒做其他的事情，只是把你的心帶回來一千遍，雖然每當你帶回它，它又會跑掉，但你已善用這一小時。」

表顯「愛」本身的無差別性與給人希望

對「窮人」、受苦難的人傳福音，本是「四福音」中的一個重要的主題。因為它象徵了基督教的一個本質的精神——愛。並不是說對「窮人」的救濟才是「愛」，而是，「窮人」的救濟，更能表顯「愛」本身的無差別性與給人希望。「愛」，可說是基督教中，最為核心的一個觀念。但它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新約常常告訴我們「要剛強」（哥林多前書16:13），而「愛」，便是一種剛強。日繁繁忙的生活中，我們總是忘了，是什麼東西使得生命真正具有價值。我們總認為，只要人還活著，生命就有某種意義。但實際的真相卻是，除非我們時時對自己生命抱著「更新的希望」，否則，仍只是行屍走

肉。人太容易軟弱了，諸如愚蟲糊塗、依賴成性、懶惰開散、漫不經心、疏忽健忘。真正使人腐化墮落的，便是軟弱而不是邪惡，多少人都由於滿足於這樣的平庸無為，而作賤了自己。

所謂信仰，便是參與上帝的存在。

如果我們願意懷著希望參與上帝的存在，願意將自己伸展到無限，我們便會拔出自己深陷的泥沼，這樣便是剛強。於是，我們便會在自己生活中發現別人，並在別人身上體驗他們的苦。因此，所謂信仰，便是參與上帝的存在，便是過著一種為他人而活的新生活，便是「愛」，帶著剛強、希望與超越性。這就是基督教最大的特色。基督教的上帝便是愛，但祂不是一種抽象的形式，而是一種人的形式，祂是為別人而生存的人。具體地說，就是那位在十字架被釘死的基督，從祂身上，我們也看到了，自己身上那份屬神的帶著希望的剛強。